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西川  
氏  
氏  
氏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

史記卷七十五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

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

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辭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辭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辭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辭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定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

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

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

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

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

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

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

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

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  
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

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表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

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基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

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

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

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

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

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

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

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

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

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

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

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綆音侯亦作候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綆謂劍把之處

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也

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  
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  
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  
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  
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  
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  
秦而弱齊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  
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  
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  
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  
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  
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  
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  
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史記七十五終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

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

亦作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

不幸有罷癘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

西川中鳳  
氏國南南



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軟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軟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

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

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

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

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

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

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

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

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

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光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

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

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

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

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

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

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戰幾

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  
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摩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士櫓櫓上作枯棹枯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



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良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

徐廣曰爲一作羞

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怜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  
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  
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  
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上音烏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  
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  
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  
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呂忱曰韃盛弩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

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

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畱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畱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騫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

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騫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塚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

終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

西川中鳳草氏書

西川中鳳草氏書

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燕縣有桃縣入邢徐廣曰平魏之兵雲

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

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

無黃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僕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王若能持功守

威紂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

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免狡免也鄭玄曰遇犬大之駟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剗

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者謂田大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技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

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

徐廣曰作遲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

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左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

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八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

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  
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  
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  
以爲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  
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  
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  
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  
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  
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  
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徐廣曰旄音耄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八

終

史記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畱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

范川屯鳳章

氏國國南

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昭華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

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縣

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

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

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作概音同於王

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

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

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

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

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  
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

育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箎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

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濁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

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

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鯨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

問諸四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

高平拔之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  
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  
五十年任鄭  
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  
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  
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  
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  
有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  
一作仰巨一作渠魍魎

羈膝孿

孿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

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

之一

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

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

徐廣

曰一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

或批反

復謬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咎怨欺舊友奪魏

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言

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侈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侈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徐廣曰一作暗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  
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  
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班固弈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  
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鑿於

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  
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  
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終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

羊以靈壽

徐廣曰屬常山

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

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

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

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

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

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

西川中鳳鳴

氏圖國南

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徐廣曰嚼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

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  
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  
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  
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  
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  
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  
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  
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  
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  
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

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始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

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振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願仇其上儀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壯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

者遂節勇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

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

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

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

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

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

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伐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  
 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  
 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

廿

藝川宅鳳蘭

氏蘭回南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  
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  
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  
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徐廣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

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

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斝秦王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年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斝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斝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斝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斝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

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而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

徐廣曰作房子

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

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

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  
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  
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  
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  
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

曰趙奢家在邯鄲界  
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

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  
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  
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  
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  
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鄲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  
邑名也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  
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  
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  
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陽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  
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

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

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

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

都甘反 臨駟又案如淳曰胡

名也在代北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

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

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

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

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傳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

折車敗徐廣曰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

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

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

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

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命賦助

三平秦文番音李

氏書同前

氏書同前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

善之者出奇無

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徐廣曰音敵

人開戶後如脫

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

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媼之家為人灌園媼女憐而善遇之

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

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

西南近邑畫音獲

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

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八十二終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魏王使客將軍  
晉鄙救趙

魏王使客將軍  
晉鄙救趙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也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斫何休曰斫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

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

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

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徐廣曰秦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

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

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

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

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

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

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

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

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

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

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

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

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

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

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刑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

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

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

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白圭顯

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骸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

也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

沈於河漢書音義曰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徧之辭哉公聽竝觀

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

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

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享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爲

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爲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

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

帷裳臣妾所見牽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

此鮑焦所以忿於

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漢書云里名勝母也

而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而墨子迴車

晉灼曰朝歌者不特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

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

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三終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史記音隱於辭令人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

曰音開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

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西川毛鳳苞

氏甫南甫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疎淨之貌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

七年秦敗屈匄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時年敗唐昧也

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

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人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

徐廣曰三

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

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  
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為我心測張蟠曰可為測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  
竝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  
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

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

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

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陶陶盛陽貌莽莽茂盛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

行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眴眩也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

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訕以自抑列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

曰列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列削方木欲以為園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

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

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矇奏功章明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

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笈兮雞雉翔舞

徐廣曰笈一作邪駟案王逸曰笈籠落也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忠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

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

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

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

與駟案王逸曰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逢也

古固有不竝兮豈

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

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

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王逸曰汨流也

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唼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

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

王逸曰錯安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王逸曰喟息也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

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徐廣曰或作慶

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

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

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晉安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尊顯兮讒諛得志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

大夫也作寶劔因以冠各鑽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馴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

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鑽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甌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莞莞轉也康空也

騰駕罷牛兮驂寒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

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論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

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遊兮

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辰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沕深潛曰

自珍張晏曰沕潛藏也彌融爚徐廣曰一云偃蟻獮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夫豈從螿與蛭蟻

漢書螿字作蝦韋昭曰蝦蟇蟇也蛭水蟲蟻丘蟻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

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盤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

構讒意也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何之上兮覽惠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云遙增擊也逝而

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

鱣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鵠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鵠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鳥體有文色土浴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

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

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

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沕穆無窮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

吳疆大兮夫差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

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天不可與慮兮

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

殉名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營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死則夸者不悲也品庶馮

生孟康曰馮貪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脫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真人淡漠兮獨

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亡其身也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宴曰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

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薊兮

何足以疑韋昭曰憊音土介反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

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儂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

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

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

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君激諸侯使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本作爽然自失矣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家累千

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

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鄰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

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西川七鳳堂

氏書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  
日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  
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  
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  
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  
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  
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  
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  
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  
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  
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  
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  
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  
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  
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  
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  
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日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  
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  
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  
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  
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  
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  
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  
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  
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  
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  
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  
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  
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  
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  
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  
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  
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  
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於

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

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

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徐廣曰入南宮

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

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

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

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臨陽

徐廣曰一作在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毒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

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

此紂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史記八十五  
終

命

史記八十五

終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

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

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

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蘇州忠鳳堂  
氏書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

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

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徐廣曰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

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

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天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

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

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

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

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

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  
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  
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  
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  
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  
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  
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  
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  
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

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曰一作賜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

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此芮反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

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

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

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聞人有刺

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

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

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

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

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

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

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

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烈其名姊弟俱僂

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

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

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

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劔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  
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  
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  
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  
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  
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  
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  
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  
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徐廣曰搃音張鳩反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挽徐廣曰一作搃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

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

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

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畱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  
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

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

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

舞陽所持地圖軻旣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

拔劔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劔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  
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  
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  
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  
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  
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

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

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

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曰被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

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與約無窮時乃

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

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

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

善擊筑重赦之乃矐海各反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

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

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  
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  
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  
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  
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  
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